

1000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

SHANXIWENXUEPIPINGSHUXI

■ 主编 / 张 平 张明旺 ■

地域文化 与 文学走向

段崇轩◎著

Diyuwenhua yu Wenxuezouxiang

永驻的“厚土” 乡村小说：从山西到全国 “山药蛋派”里外观 奔涌不息的河流 地域文化与文学走向 审视与体验 “安泰”之魂 山西短篇小说的新风景 民间：从破碎到沉潜 土色土香的农村 “史诗” 马烽、赵树理比较论 生存的勘探 从乡村到城市 打开小说的“可能”之门 在底层发现善和美 重新发现张玉良 品质：一个内涵丰富的象征 谁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 一腔深情话盐史 传统叙事艺术的回归与创新 回归乡土，发现民间——“细读”与“宏论” 融通：评论家的一种能力和境界 走近解放区作家 老照片中的赵树理 潇洒的写作 王祥夫的文人情致 曹乃谦与他的《温家窑风景》 吕新：三晋厚土上的“先锋派”作家 谭文峰：从“小我”到“大我” 关于农村题材小说的备忘录 乡村小说：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母题 论90年代乡村小说的人物塑造 评论家要有读者意识 走向“三分天下”的文学批评 作协派批评的困境与自救 唤醒短篇小说的“野生性” 短篇小说有“大境界” 世俗社会中的上下求索 永驻的“厚土” 乡村小说：从山西到全国 “山药蛋派”里外观 奔涌不息的河流 地域文化与文学走向 审视与体验 “安泰”之魂 山西短篇小说的新风景 民间：从破碎到沉潜 土色土香的农村 “史诗” 马烽、赵树理比较论 生存的勘探 从乡村到城市 打开小说的“可能”之门 在底层发现善和美 重新发现张玉良 品质：一个内涵丰富的象征 谁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 一腔深情话盐史 传统叙事艺术的回归与创新 回归乡土，发现民间——“细读”与“宏论” 融通：评论家的一种能力和境界 走近解放区作家 老照片中的赵树理 潇洒的写作 王祥夫的文人情致 曹乃谦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

SHANXI WENXUE PIPING SHUXI

| 主编 / 张 平 张明旺 |

地域文化 | 文学走向



段崇轩◎著

Diyuwenhua yu Wenxue zouxian

从破碎到沉静 土色土香的农村“史诗” 杨豫、赵树理比
更有“打开小说”的
象征 谁是历史制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域文化与文学走向 / 段崇轩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2.8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 / 张平, 张明旺主编)

ISBN 978-7-5378-3750-7

I. ①地… II. ①段…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6068号

书 名	地域文化与文学走向
-----	-----------

著 者	段崇轩
-----	-----

责任编辑	陈学清
------	-----

封面设计	阎宏睿
------	-----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	---------------

邮 编	030012
-----	--------

电 话	0351-5628696(营销部)
-----	-------------------

	0351-5628688(总编办)
--	-------------------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8200905转802
-----	-------------------------------

网 址	http://www.bywy.com
-----	---

E-mail	bywycbs@163.com
--------	-----------------

印刷装订	山西荣博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710×1000 1/16
-----	---------------

字 数	270千字
-----	-------

印 张	17.25
-----	-------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	------------

印 次	2012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	----------------

书 号	ISBN 978-7-5378-3750-7
-----	------------------------

定 价	28.00元
-----	--------

山西批评家实力的集中展示

——序《山西文学批评书系》

张 平

山西是文学大省,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历史上出过许多成就卓著的大作家,也出过不少大评论家,比如唐代司空图,就写过文学评论经典《二十四诗品》等作品。近现代山西文学史上,同样有过一些影响很大的评论家,比如李健吾等。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我省创作的繁荣兴盛,文学评论发挥了引导和推动创作的重要作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批评家》杂志为核心,凝聚和培养出一支在全国评论界令人瞩目的评论家队伍,成为“晋军崛起”中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些评论家经过二十多年的磨砺,知识积累越来越丰富,理论素养越来越厚实,评论视野越来越广阔,写作成就越来越突出。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省作家协会决定推出这套《山西文学批评书系》,以展示我省文学评论家的实力。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入选的八位中青年评论家段崇轩、傅书华、苏春生、陈坪、杨占平、侯文宜、杜学文、王春林(以年龄长幼为序),都是当下山西文坛的骨干力量,都还在职,担负着宣传、文学、教育、科研等方面的领导或教书育人工作,并且都已经从事文学评论二三十年,出版和发表过许多专著和评论文章。这次,他们每个人都非常认真地遴选出近些年来发表的文章,结集成书,代表了他们各人的学术水平和评论风格,应当说,集中体现了山西批评家的整体成就,是山西文学界值得关注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对于进一步促进全省、乃至全国文学创作健康发展,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自己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偶尔也写点评论文字;不过,却一直重视和

关注文学评论,有不少评论家是我的老师或朋友,在我的写作过程中,都给予过难忘的帮助,这次《山西文学批评书系》中的八位评论家,多数都写过关于我创作的文章。因此,我对评论家的创造性文学劳动非常尊重。人们常说,评论和创作是文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健康的高水平的文学评论,就难以有创作的不断提升。评论家通过对作家与作品的解剖、分析、判断,通过对与作家作品相关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研究和探讨,实质上是参与到了整个文学秩序中,并构成强有力的一环。

就国内目前的文学评论状况而言,我认为,伴随着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的演变,评论也已趋向多元化。文学评论作为文学这个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变化;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方式,与社会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评论也不例外。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时代逐渐转变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价值观念、文化素养,也随之发生了遽变,文学创作所反映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同时,创作本身也越来越多样化。这样,文学评论自然不能仍旧墨守成规,在评判作品的价值时,在分析作家的艺术风格时,在研究创作倾向时,都不再像以往那样单一了。另一方面,文学评论家自身的理论基础、观察问题的角度、写作的方式等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衡量作家、作品的标准也越来越新颖、宽泛。应当说,文学评论总体上是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了。这个特点,我们从这套《山西文学批评书系》中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理想的文学批评当然是既要有“作协派批评”的生动活泼和尖锐犀利,又要有“学院派批评”的理论深度和旁征博引。但是,正如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文学批评也难以达到这种理想化程度。我个人的看法是,每一种形式的批评,都有自身的优势,同时也有不同程度的局限,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优势,克服局限,切实做到有理有据,把握住所评作家或作品的核心问题,真正起到指导创作的作用,评论的价值也就体

现出来了。不管是“作协派批评”，还是“学院派批评”，或者别的什么批评，都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不过是表达方法方式不同而已。其实，这些批评方式，都有着一种互补的成分。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成败，或者一部作品的水平高低，既需要“作协派批评”的生动活泼和尖锐犀利，也需要“学院派批评”的理论深度和旁征博引，还需要别的批评从另外角度进行透视。这样，对于所评作家或作品乃至整个文学，才是有益的。

关于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就我所接触的作家而言，绝大多数对批评家是友善、尊重和理解的，他们认为批评和创作是相互联系的，都是文学的组成部分，没有批评的创作是不完善的；对于批评家关于创作的看法，有些作家确实受到了启示，即使有些看法不一定符合作家的创作意愿，也能够理解，因为从评论家的角度看作品，总是与作家有一定的不同。当然，也有少数作家认为批评家是依附于作家而生存的，轻视批评家的作用，这只能说这些作家还没有真正理解了批评的意义和作用，随着他们阅历的增多，会逐渐改变这种态度的。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的面世，我觉得对于八位评论家的写作，是一个有价值的小结，更是一个新的起点；同时，对于整个山西文学评论的发展，也有诸多的启示意义。希望全省的老中青评论家都能够不断表现出各自的独立性，建立各自的风格特点，积极参与到全省和全国文学创作中，发出我们的声音，展示我们的实力，为进一步推动山西文学创作大繁荣大发展，发挥特殊作用。

2012年4月16日

（张平：山西省副省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关 注

1

永驻的“厚土”

——关于山西文学一个侧面的考察 / 2

乡村小说:从山西到全国 / 8

“山药蛋派”里外观 / 14

奔涌不息的河流

——山西文学五年述评 / 21

地域文化与文学走向 / 28

审视与体验

——“晋军”与青年农民作者的比较 / 37

“安泰”之魂

——山西青年小说家论 / 45

山西短篇小说的新风景

——兼论山西新锐作家群 / 58

解 读

69

民间:从破碎到沉潜

——赵树理小说的一种解读 / 70

土色土香的农村“史诗”

——马烽小说论 / 82

马烽、赵树理比较论 / 90

生存的勘探

——常捍江小说解读 / 99

从乡村到城市

——评张行健的小说创作 / 106

打开小说的“可能”之门

——评葛水平的小小说创作 / 114

在底层发现善和美

——王保忠的短篇小说 / 124

重新发现张玉良 / 131

赝赝：一个内涵丰富的象征

——读张不代长篇小说《草莽》 / 138

谁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

——读焦祖尧长篇小说《飞狐》 / 142

一腔深情话盐史

——读周宗奇纪实文学《守望潞盐》 / 147

传统叙事艺术的回归与创新

——评成一长篇小说《茶道青红》 / 150

回归乡土 发现民间

——读李骏虎长篇小说《母系氏家》 / 154

“细读”与“宏论”

——读王春林《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 / 158

融通：评论家的一种能力和境界

——读侯文宜《当代文学观念和批评论》 / 161

聚 焦

165

走近解放区作家 / 166

老照片中的赵树理 / 170

潇洒的写作

——记钟道新 / 175



王祥夫的文人情致 / 179

曹乃谦与他的《温家窑风景》 / 183

吕新:三晋厚土上的“先锋派”作家 / 187

谭文峰:从“小我”到“大我” / 191

放 眼

195

关于农村题材小说的备忘录 / 196

乡村小说: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母题 / 208

论90年代乡村小说的人物塑造 / 213

评论家要有读者意识 / 223

走向“三分天下”的文学批评 / 226

作协派批评的困境与自救 / 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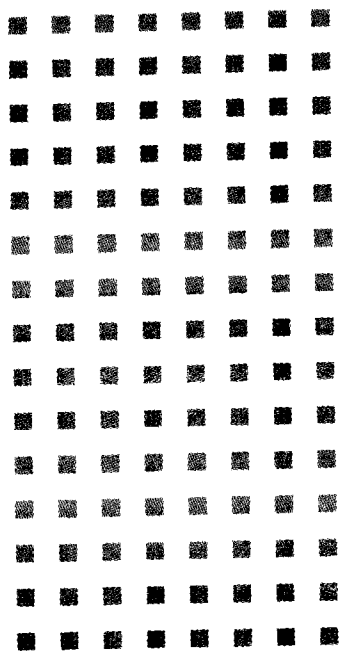
唤醒短篇小说的“野生性” / 235

短篇小说须有“大境界” / 239

世俗社会中的上下求索
——近年短篇小说综论 / 243

后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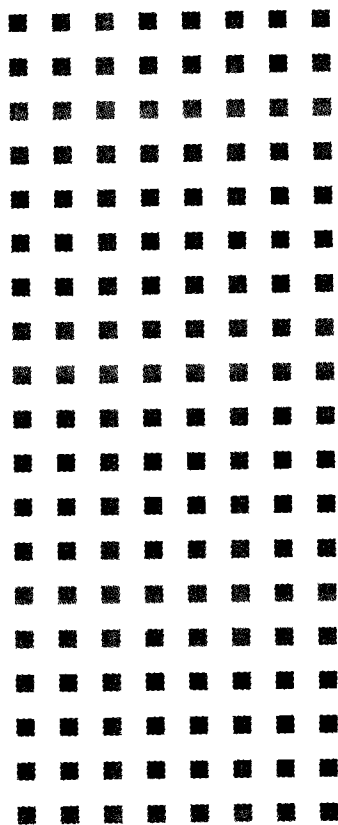
261



地域文化与文学走向

DIYUWENHUAYUWENXUEZOUXIANG

◎ ——— 关 注 ———



永驻的“厚土”

——关于山西文学一个侧面的考察

山西的几代作家,心中都有一块沉重的“厚土”。不管你是从革命根据地走过来的老一辈作家,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作者;无论你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作家,或是因种种“缘分”把你安置在这里的外籍作家……你生存、挣扎在这块土地上,这土地就会宿命般地积淀在你的心灵上。心中的厚土孕育了笔下的厚土,你依赖它获得了成功,它又使你终生不能割舍。半个世纪以来,三晋热土走出了几代卓有成就的作家,人才济济,后继有人。“山药蛋派”的变革和发展,正是这块古老土地养育的结果。许多评论家曾探讨过山西文学的创作特征,我以为其特征、其精神可以借用一篇小说的题目来概括——“厚土”。像厚土一般朴素、凝重,这正是山西现当代文学一以贯之的精神特征,也是山西文学区别于外省文学的艺术个性。

评论家李国涛把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西老一代作家,名正言顺地称之为“山药蛋派”。这名称是极准确传神的。但现在的山西作家已是“四世同堂”、新人辈出,山西文学在“山药蛋派”之后的数十年间又有了崭新的变化和发展,我们虽然可以把今天的山西文学看做“山药蛋派”的深化和继续,但用“山药蛋派”这一名称来囊括整个山西文学,显然是远远不够了。之后又有了“晋军”的称谓,那是泛指山西的第三代作家的。我这里无意给山西的几代作家起一个流派式的名目(其实这很难),只是想从史的角度,来探索一下贯穿整个山西文学的那种基本精神特征。有评论家把山西文学称之为现实主义文学,这自然是恰当的;但“现实主义”这个词太概念、也太笼统了。因此我以为用“厚土”二字形容,来得更为准确和形象一些。山西文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像黄河一样历经曲折、时起时伏、变化多端,但它始终奔腾不息,保持着自己特有的风格和气派。纵观山西几十年来的文学,曾出现过

两个鼎盛期,即50、60年代的“山药蛋派”时期和80年代的“晋军”作家时期。在艺术表现上也有两次较大的变革,一次是晋军作家在继承前辈的基础上,在表现方法上作了多向度的探索;另一次即是今天的一些青年作家(所谓山西的第四代作家),在艺术上大胆地融汇了一些现代表现方法。但是,不论山西文学有多少曲折、变化,山西几代作家有什么不同,山西文学的基本精神特征却始终不渝、代代相传,只是随着各种各样的变化,这种精神特征变得更加博大而丰富。在表现对象上,山西文学始终是以农村和农民生活为主体的,工业(特别是煤矿)题材、知识分子题材等近年来颇有起色,但相对农村题材而言,还是薄弱的。在艺术表现方法上,一直是以现实主义方法为主流的,新时期以来中青年作家在艺术上积极探索,形成了目前表现手法上的多样化格局,但基本的表现方法和创作精神依然是现实主义的。作家在选材上,也多取近距离的现实生活,即便是写历史题材,也往往熔铸着浓重的现实思考。表现乡土文化、地方特色、民情风俗等,这更是山西多数作家所注重的。像人民作家赵树理一样,山西的后代作家都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给他们的作品注入了一种深沉激越的阳刚之气。所有这些,都铸造了山西文学那种“厚土”般的精神品格,它朴实无华,却蕴藉了深厚的力量,它开阔浑厚,显示出大地般的襟怀,它古朴苍劲,但萌动着新的生机。它是大地的化身!它是厚土的精灵!山西文学固守着它的阵地、它的贞操,显示着它特有的精神品格。在发展着的时代和发展着的文学中,山西文学是显得有些“老气”了,它需要调整和变革,且这种调整和变革正在进行之中,变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深化和拓展山西文学固有的精神品格。

山西文学的“厚土精神”是各种各样的条件和环境的产物。从自然环境讲,由雁北到晋南,茫茫千里,一片黄土地,数千万三晋人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土地与生长紧密相依,土地也造就了人们(包括作家)的个性气质和心理结构。从政治、经济角度看,山西是一个农业省,以农业为经济重心,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也主要是围绕农业旋转的,山西作家也势必要受这种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影响,把他们的艺术目光投注在农村和农民身上。从文化侧面看,晋南的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而这种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对形成山西特定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也必然要规范和制约山西文学

的发展。从文学内部规律看,山西文学有着久远的现实主义传统,白居易、柳宗元、罗贯中、元好问等都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有形无形中影响着后世的作家。到现当代的“山药蛋派”作家群,更加自觉地把现实主义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在专注地表现农村和农民生活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纯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因此,当“山药蛋派”之后的作家们执笔创作时,他们面对的是悠久而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丰碑般的文学传统和山西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促使或者说迫使后来的作家别无选择,只能沿着现实主义道路继续前行。在山西文学的发展史中,鲜明的变化只是近年来的事情,表现方法开始多样化,作家的思维也不再那样单一,但并没有动摇现实主义的深厚根基,而是使传统现实主义走向更加开放的现实主义。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厚土精神”在山西几代作家身上的表现。

关于“山药蛋派”作家,国内国外已有许多研究,可以说是有了定评的一代作家。这个流派以赵树理为首,其中的主要作家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这一批土生土长的作家,他们共同经历了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奋斗,在斗争中执笔从文,成为作家。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汇聚一起,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和组织工作。他们的表现对象和读者对象非常明确,就是农民。这就必然要求在艺术形式上是通俗化、民族化的,譬如注重故事情节,努力吸取群众语言,多用白描手法等等。他们把文学当做为现实服务的一种方式,在作品中明确地蕴涵了他们的思考、观点、爱憎。赵树理就直言不讳地把他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这是一代扎根于农民、“恋土情结”很重的作家,土地问题、农民问题是他们毕生关注的课题;这也是一代富有才华的作家,他们极善于从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农民语言中吸取营养,创造了一种朴素、鲜活、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小说文体。他们自然在思想上、艺术上有许多时代的局限,但他们毕竟创造了一种划时代的文学。山西的第二代作家直接继承了“山药蛋派”的传统,但从整体上没有超越前辈,模仿多于创造。这一代中突出的作家有韩文洲、田东照、义夫、杨茂林、谢俊杰等。焦祖尧是一个例外,他是南方人,以写工业题材而成名,近年来开始写农村题材小说,他的作品洋溢着南方作家的清丽之气,但在作品的深处,却蕴涵着山西作家惯有的阳刚之力,这是山西文学传统和土地给他的馈赠。

山西的第三代作家,是崛起于80年代初期的“晋军”作家群。它阵容强大,“成

分”复杂,硕果累累,形成了山西文学的第二个鼎盛期,对新时期文学作出了宝贵贡献。说它成分复杂,是指它不像“山药蛋派”作家群一样,都是清一色的山西籍人,而是由几部分人构成的共同体。张石山、韩石山、周宗奇、王东满等是地道的本土作家,而柯云路、李锐、钟道新等是插队落户到山西的知青作家,成一则则是大学毕业分配到山西的外籍作家。外来作家带着他们的现代意识和文学观念落脚到黄土地上,若干年炼狱般的磨难,使他们逐渐认识了土地和农民,而土地和农民也在改造着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某种超越。当他们执笔创作的时候,从情感上他们深切地同情和理解农民,而在理性上他们又看到了农民的某种愚昧、麻木,急切地希望指点和唤醒农民。这是一些有较高理论素养的作家,他们从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等多种角度,探索土地的底蕴,剖析农民的心理,使作品具有浓重的批判意识和理性色彩。他们十分重视继承山西的文学传统,譬如作品的生活气息、人物塑造、农民语言的运用等;但他们又不满足传统文学中的既成的表现方法,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借鉴了象征手法、心理描写(甚至意识流)、多线式结构等等,有效地拓展了农村题材小说的表现领域和艺术手段。在外来作家的多方探索 and 文学潮流的冲击下,山西的第三代本土作家也放开手脚、锐意求索、发挥优势,创作出大批优秀之作。他们的作品传统韵味更多一些,但又超越了传统;他们以鲜活、浑厚、感情浓郁的艺术个性,与外来作家那种高屋建瓴、理性严密的审美特色恰好互映成趣、相得益彰,共同创造了山西文学灿烂多姿的新时代。

古老而广袤的黄土地,不仅是盛产五谷的宝地,也是孕育文学的热土。在近年来文学走向“低谷”的境况下,山西的第四代作家却悄然而出了。尽管目前这支队伍还很稚嫩,但他们思想活跃,感觉敏锐,富有艺术个性,前途是无限广阔的。目前这个队伍中的佼佼者有吕新、王祥夫、曹乃谦、常捍江等人,他们已受到了全国文坛的关注。这些年轻作家的年龄在三四十岁之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正是农村改革走向深入的时期,新旧两种生产关系、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此消彼长、剧烈冲突。作为年轻的一代,他们在理智上很轻易地接受了某些现代思想观念,但在感情上却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时期也正是先锋派文学风行之时,他们十分熟悉山西前代作家的创作,但在心理上与先锋文学有更多的契合。在这样一种时代环境和文学氛围中,他们尽可以去追赶新潮,然而深情的土地在召唤着他们,山西

的文学传统在深刻地影响着他们,他们终于走出了一条融现代与传统为一体的艺术之路。从形式上看,他们的作品重艺术感觉、主观体验,结构方式不拘一格,叙述语言颇有个性。对生活的探索与思考更趋向于哲理、人性等一些永恒问题。从这些侧面看,他们与先锋派作家有许多相通之处。但从他们的作品深层看,他们对农民生存的同情与关注,对地域文化、民情风俗的着力表现,对传统表现方式的自觉不自觉运用,无不渗透着浓郁的现实主义精神,散发着厚土的韵味。吕新属于先锋派作家,他比山西的其他青年作家在艺术形式上走得更远一点,但他大部分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依然是很现实的,有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则纯粹是写实主义的。他十分关注农民的生存、命运,极少表现自然的压抑和骚动。这就把他同都市的先锋派作家明显区分开来了。吕新是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先锋派作家,他不能不受到土地的制约。

厚土成就了作家,厚土也限制着作家。山西文学以它内容的厚重、思想的深沉、形式的纯正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文学变得越来越漂浮、软化的今天,山西文学的这种精神品格无疑是珍贵的,需要继续弘扬的。但是也应当看到,山西文学也存在着许多局限和不足。譬如由于山西作家多取近距离的表现和把握生活,遂使这种把握变得格外困难,有时就会出现概念化、理性化的现象,这样的作品也许会在当时出现某种“轰动效应”,但它削弱了审美,是没有长久的艺术生命的。此类现象在山西作家身上并不鲜见。怎样使作品既真实地表现了现实生活,又有长久的思想和艺术魅力,是摆在山西作家、特别是中老年作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也许是为矫枉过正,使文学回归到审美,山西的一些年轻作家,有意淡化作品的现实感、思想性,刻意在形式上下工夫,结果使作品变得空空荡荡、华而不实。另外一些年轻作家,由于理论修养薄弱,难以准确地把握生活,作品还停留在对生活现象的堆积和表面描述上。黄土地是博大的、深情的,但也是神秘的、冷酷的,你想回避它、糊弄它,吃亏的只能是作家自己。由此看出,对于作家来说,还是要老老实实在地沉到生活的底层,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和表现生活,把深邃的思想内容同完美的艺术形式有机地化为一体。在这一点上,山西的中老年作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宝贵经验。中老年作家呢,也要勇于吸取年轻作家在审美形式上的有益探索。几代作家的交流和靠拢,才会有山西文学

更广阔的前景。

今天的土地已不是过去的土地,今天的文学已不是昨天的文学。怎样真正写出这块变革中的土地?怎样使山西文学既保持自己的个性又有大的超越?山西文学面临着新的选择和突破。

1992年1月

乡村小说：从山西到全国

《山西文学》在创刊40周年之际,连续推出“特辑”,展示90年代乡村小说新景观

1996年10月,《山西文学》迎来了她的四十岁生日。没有做面子上的宣传,也没有开什么纪念会,《山西文学》以她一贯的执著、务实精神,从第9期到第11期,连续三期推出了“中国乡村小说特辑”。《山西文学》是靠乡村小说起家 and 立足于文坛的,乡村小说始终是山西文学的一个强项,多年来文坛上流传着一句话:“山西是乡村小说的根据地”;那么,精心组织、编辑几期“乡村小说特辑”,凸现刊物特色,倡导乡村小说创作,岂不是最好的纪念?

“聚集山西以及全国的乡村小说实力派作家,展示90年代乡村小说创作之态势”,这是《山西文学》推出“特辑”的美好初衷。刊物的这一举措,得到了全国七位知名乡村小说作家如田中禾、何申、刘玉堂等的热情鼓励与支持,并奉献了他们的新作;受到了山西十多位中青年作家的积极拥护,张石山、权文学、王祥夫等纷纷寄来了他们的力作。除了推出中短篇小说,刊物还特别开辟了“乡村小说自由谈”栏目,作家们的创作谈各抒己见,深切犀利,打开了许多乡村小说的新话题;而学院派评论家丁帆、张德祥、傅书华等的理论文章,视野开阔,旁征博引,更给人一种说服力和启示性。三期特辑,共发表中短篇小说21篇(部),评论文章14篇,总计50余万字。综览这三期厚重的“特辑”,人们会发现,这里展现的是90年代中国农村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体现的是世纪之交乡村小说创作的一种新景观、新走向。

山西人向来是只管干,不会“炒”。但《山西文学》的这一举措,还是在社会上、